關於台灣詩人管管

彥火 琴台客聚

台灣詩人管管今年5月1日逝世，一直想寫點什麼東西，還想把1984年在美國「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」（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, The University of Iowa）活動期間訪問他的錄音整理出來。之前錄音只做了一個草稿，還沒有時間細心審校和訂正。

前一時期雜事太多，最近較得空，便靜下心把對他的認識和訪問錄音再仔細校閱一次。

管管是台灣矚目的詩人、散文作家。說他令人矚目，是因為他的作風、文風、詩風都是獨樹一幟的。他的詩、散文作品亦古亦今亦文亦白亦俗。

在遣詞用字上，管管喜歡天馬行空，甚至不着邊際——沒有規例可循，時而用台灣話（閩南話）、時而用他的家鄉話（山東話）、時而用古典的詞語、時而文縐縐、時而率性而為……把俚語俗話一古腦兒搬出來，甚至還偶爾夾雜葷話。

也許他的文風別具一格，他的台灣讀者受眾不少，也備受台灣學界和文人的好評。

「他為現代詩壇的孫行者」（白靈），可以把家鄉話（山東話）用進詩作當中，很現代又很鄉土。「管管的詩作很好，散文也很好，他的路數跟表現與傳統詩人不同，在創意上面總是奇想迸發，充滿靈動。『他又個性活潑，電視、電影無所不能，書法跟繪畫也不錯，色彩繽紛，充滿童趣』。」（封德屏）

有論者更指出：「管管給台灣的黑暗年代裝上閃爍的眼睛。」

都說管管性情突梯、古怪，是特立獨行的人，1984年秋在美國愛荷華與他相處時間長了，反而覺得他是一個返璞歸真的人。

當時與他一道參加美國「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」的是夫人、活潑的小說家袁瓊瓊，性情開朗，態度隨和，他們與華人作家包括大陸作家打成一片，偶爾也會裝裝鬼臉、講些葷話，開開玩笑。

與他的作品迥異，他待人很有真誠一面。

在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期間，我們都感到他與袁瓊瓊挺合拍的，也很恩愛，一個有詩人的恣情，一個有小說家的溫嫻。

那年管管55歲，袁瓊瓊33歲，出雙入對，片刻不離。袁瓊瓊有時也會與管管一樣，也有調皮的一面，喜歡扮鬼臉。

他們倆返台3年後仳離。

（《說台灣詩人管管》，之一）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總結篇

周齡齡 大地遊走

撫育中國東北三省的黑龍江，孕育數千年中華文明的黃河，哺育南中國成長的珠江，鞠育中國腹部大地的長江，我全跑過一趟了！

遊走四大河流——黑龍江、黃河、珠江、長江，每條河流從源頭出發，經歷上游、中游、下游及入海口的遊蹤，共長近2萬公里；其間遊走16個省份及自治區（全中國共28個省份及自治區，4個直轄市，2個特別行政區）；曾到訪50個地方，輾轉歷時4年。

遊走四大河流，隨心隨意而行——沒有旅行社策劃照顧、沒有行程安排、沒有預訂酒店、沒有交通部署、沒有和我相照應的夥伴——我只按照河流方向順流而走，邊走邊看、邊看邊聽、邊聽邊感受 。

遊走四大河流，與我作伴的是他們——16個省份及自治區，50個地方上的巴士與計程車司機、當地旅行社員工和司機、旅館服務員、小食店廚師及服務員、小店售貨員、無數在景點和街道上為我拍照的路人——我和他們萍水相逢，但在我們相遇一刻，我們成了莫逆之交。他們的笑臉，銘刻在我心上，帶給我幸福和快樂……

遊走四大河流，與我作伴的是他倆——我親愛的爸爸媽媽。遊走四大河流，源自爸爸媽媽的願望與夢想。爸爸媽媽一輩子最想到的地方，就是四大河流。我小學的中國地理課老師——我的媽媽——常說：「四大河流哺育中華兒女成長，她是國民的生活源泉，國家的象徵。認識四大河流，認識國家；了解四大河流人民生活，了解國民生活。」

●我們這一家——爸爸媽媽和六兄弟姐妹。 作者供圖

爸爸媽媽一生熱愛國家，熱愛國土上的國民大眾，記掛着眾人的生活點滴，和大家同呼吸，共命運。父母年輕時，捨棄繼承祖輩生意，執意辦學，全因我們中國當年受盡日本侵略者14年殘酷蹂躪，幾近國破家亡。為了興邦振國，父母選擇以教育改變國家命運。父母在當年遍布木屋的貧民區興辦一所愛國學校，為的，就是讓基層孩子有受教育的機會，讓孩子們認識國家，熱愛國家，長大後能建設國家，奉獻國家。他倆一生最大的願望，就是徜徉在萬里國土上，和同胞們同牽手，話家常；他倆一生最大的幸福，就是看到同胞們過上安寧恬靜、有尊嚴、有盼望的日子。

爸爸媽媽離世多年，但他倆對國家民族的無私大愛，對億萬同胞的萬般牽掛，我一直牢記在心，並立志傳承以盡孝道。

我把父母的照片擁在懷裏，讓他倆和我親密相依，一起遊歷四大河流，圓滿他們的願望與夢想；我也和父母緊密相伴，一起親歷見證——近2萬公里長的四條河流，河道井然，河水乾淨，河道兩旁良田萬頃，鬱鬱蔥蔥；16個省份及自治區，50個地方，街道整齊，市容明亮，地方有序，人人踏實自在，勤懇自信，昂首挺胸。

圓滿了，父母的願望和夢想圓滿了；圓滿了，為着父母的願望和夢想圓滿達成，我的願望與夢想也圓滿了。

人生至此，幸福美滿，快樂無比……惟望父母對國家民族大愛之心，奉獻之志，在我們遼闊國土上，薪火相傳，歷久彌新。

任重道遠，中華兒女們，我們一起加油啊！

註：《大地遊走》告一段落，感謝文匯報編輯們關顧鼓勵，祝願大家健康快樂，祝福國家國泰民安！

親者痛 仇者快

少爺兵 水過留痕

「意外之中，意料之內！」那些瘋人廢話，懶理它就是，千萬別在爛人爛事上糾纏，自己傷心又傷身，不值得呀！

從事電視圈多年的幕後製作人員指，過去的半年多來，故意針對TVB綜藝節目、電視劇的不斷惡言惡語抨擊及網絡言行欺凌等特別多，令很多同事「好勞氣」兼意難平：「他們就是要達到『親者痛，仇者快』為目的，我們更加要『冷處理』；那些為了『玩人』的惡腦之徒，節操什麼都不管，當然大家對他們的劣行也不能麻木或習慣，但總相信香港大部分人也不是笨蛋，只是別有用心的，對演出綜藝節目的歌星施以人身攻擊，如張學友和鄭欣宜在今屆《香港小姐》選評演唱助興，前者的一個舉手動作，就被抹黑為『指揮手』，自以為是『指揮』着舞台上每一個人云云……事實上觀眾都認為張學友的神級唱功是節目的一大亮點，更慘的是欣宜，身形成為那班瘋人揶揄一番的對象。」

幸好，欣宜的表演受到廣大的觀眾認可，認為欣宜愈唱愈好，星味十足，沒有丟肥姐的面子，亦欣賞欣宜的自信，跳唱了得壓場，出場就已經有「女王」風範。

「欣宜的唱跳才藝別具一格，是香港樂壇新生代極需要的存在，而近年TVB在歌手方面發掘了多位新星，填補了香港樂壇的缺位，一如『港姐』選舉中的旗袍環節，顯示出傳統的是不可或缺，跟過去該節目的製作人及其製作那股『草草了事』的概念，觀眾感覺到是『大相逕庭』，從節目的收視率就能知道觀眾的所喜和心意，依製作人而言，那些垃圾廢話，根本就不用上心，只要將工作任務做到最好，哪愁沒有觀眾欣賞。」

再者，TVB亦不需理會那些惡意的攻擊，在自己的平台要不斷播出具製作水準及受歡迎節目的片段，不然就枉費了擁有自家平台的優勢了，但，所謂打鐵亦要自身硬淨呀！

真心實意

林爽兒 爽姐私語

我好慶幸自己頗有人緣，這許多年沒得到什麼，就是得到一些緣分，難得大家都對我有心，所以當心中有什麼過不去，想想一些真心實意的朋友，便又可以跨過去了！

其中一位朋友很特別，我一直知道她，認識她，但我們沒有交往，直至一次在另外一位朋友生日宴上相遇，算是認識了，也開心地合照留念。

以為也只是隨意地打個招呼就是了，誰不知不久之後會收到她的邀請，參加她的結婚紀念派對，咱們正式的成了朋友，這位便是我特別喜歡她的名字，曾在歌壇佔一席位的舒雅頌（頌姐）！

其實我所見，頌姐是朋友滿天下，且每個朋友都真誠相對，朋友有難時她一定盡量幫手，像肥媽和黑妹姐，她們遇到困難，身體健康有問題，頌姐是二話不說的，是一位難得的朋友。

頌姐家常常高朋滿座，她家一幢房子，十幾隻小狗加幾隻大狗，只是夫妻二人住，孩子都成家了，因為喜歡朋友喜歡熱鬧，有機會便請朋友到家中共聚。不過疫情期間，她也不敢輕視，家中聚會也減少了很多。直至中秋後迎國慶，我們才相約由幾位男廚神為一眾大姐下廚，試了一些很久沒有享用過的美食，十幾款美食讓我等滿足口腹之慾！

頌姐不當歌星卻成了保險界女強人，如今仍然帶領一隊兵在戰場上衝鋒陷陣，周邊的朋友都稱讚她了不起！儘管不再專注唱歌，但偶然亮相《流行經典五十年》、偶然客串好友的演唱會，早前便在曉華、劉雅麗母女演唱會中客串演唱。

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甚好，當領導有當領導的角色，當朋友有當朋友的情義，在家中也是位一把手。

能與這樣的朋友結緣，感覺真好！

●頌姐和冬叔冬嬸都很老友記。作者供圖

感謝吉祥的布穀鳥

戴永夏 百家廊

那天在陽台上澆花，忽聽不遠處的樹林裏傳來陣陣布穀鳥的叫聲：「布穀——布穀——」這聲音悅耳動聽，令我好生驚喜！身居鬧市，終日喧囂盈耳，能聽到這久違的「布穀」叫聲如聞天籟之音，實在難得。這聲音也令我浮想聯翩，想起故鄉有諺：「聽到布穀叫，喜事就來到。」來不來喜且不說，我卻產生了寫作的衝動。於是久不動筆的我，便想寫篇關於鳥的文章。

寫文章需要搜集素材。這時我想起多年前曾寫過一篇《鳥語》，發表在《中學生》雜誌上。何不從網上搜一搜，若能搜到也可作寫作參考啊！抱着試試看的心情，我便從百度上搜了起來……

有道是「踏遍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」我這一搜，便有了驚喜的發現：原來這篇小文早在17年前，就被選入蘇教版小學《語文課本》！網上除課本上的文章外，還有教師繪聲繪色的講課視頻，廣播員聲情並茂地朗讀錄音……這真讓我喜出望外，連忙跟出版社聯繫，想要幾本樣書留存。在朋友的幫助下，我終於跟江蘇教育出版社取得聯繫，該社的吳立貴編輯認真負責，除了跟我說明，以前因沒找到我的通訊地址，沒法跟我聯繫外，還給我寄來幾本印製精美的小學語文課本，並給我補發了17年的稿費！這對我來說，自然是件大喜事。更可喜的是，他們給我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，使我能以最好的方式，對數代孩子進行愛的教育！我能遇上這一連串好事，不都有賴於布穀鳥的指引嗎？這使我對這吉祥的鳥兒，更加喜歡和熱愛了！

其實，回想起來，當年我寫那篇《鳥語》，也是從布穀鳥的叫聲中獲得靈感的。

在我們家鄉，跟孩子們最親近的鳥除了燕子、喜鵲外，就是布穀鳥了。春末夏初，柳綠花紅時節，布穀鳥便展開牠嘹亮的歌喉，開始聲聲啼鳴。牠不但叫得好聽，還喜歡跟我們孩子對話。我們也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跟牠親切互動，一問一答：

「光棍多苦！」（即「布穀布穀！」下同。）

「你吃什麼？」「瓜乾糊塗。」

「你穿什麼？」「破衣爛褲。」

「你做什麼？」「種田織布。」

「你喜歡什麼？」「勤勞刻苦。」……

這樣的對話很有趣，也很有啟發意義。我將它寫入《鳥語》中，成為《鳥語》的主要情節。這篇文章在《中學生》雜誌上發表後，深得好評，還獲得了「小天使銅像獎」，並選入《獻給孩子們》一書。可以說，如果沒有童年跟布穀鳥親密交往，我是寫不出《鳥語》來的。其實對布穀鳥的喜愛，也並非我個人的癖好，我國民間早就把布穀鳥當作「吉祥鳥」加以稱頌。這是因為，布穀鳥有許多感人的品質和精神。

布穀鳥和燕子一樣，都屬益鳥，都是吃害蟲的。像松毛蟲、五毒蛾、松針枯葉蛾等害蟲，都是布穀鳥喜食的對象。另外令農民頭疼的蝗蟲、步行甲等害蟲，布穀鳥也是捕捉的能手。

布穀鳥不但能幫助農民消滅田間的害蟲，還能催促農民及時勞作，避免耽誤農時。牠對於農業生產，有着很大的貢獻。布穀鳥的美好形象，還能從歷史傳說中找到根據。

我國古代的《山海經》中，有一個「精衛填海」的神話，說的是太陽神炎帝的小女兒女娃，有一天駕着小船到東海遊玩，不幸遇上風浪，小船被打翻，女娃淹死在海中。但她不甘心這樣死去，她的魂靈變成一隻花腦袋、白嘴殼、紅腳爪的小鳥，名叫「精衛」。精衛住在北方的發鳩山上。她痛恨無情的大海奪去自己年輕的生命，因此常常飛到西山去銜一粒小石子或一段小樹枝，然後展翅飛到東海，把石子或樹枝投下海去，要把東海填平。她就這樣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從不休息，不把東海填平誓不罷休。

精衛棲居的發鳩山位於山西省長子縣城西，為太行山分支。山上有靈湫廟，供着女娃和她母親與姐姐3人。當地人都說，精衛鳥就是布穀鳥。她雖化為神鳥，仍不忘人間疾苦，及時地勸農耕種。所以每到春末夏初耕種之時，她便飛到田間「布穀—布穀」地鳴叫，因而她又有「勸耕鳥」之稱。

陶淵明在《讀山海經》一詩中寫道：「精衛銜微木，將以填滄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」他把區區的精衛鳥與頂天立地的巨人刑天相提並論，高度讚美精衛鳥堅韌不拔的奮鬥精神。按照山西人的說法，對精衛鳥的讚美就是對布穀鳥的讚美。牠以堅強的意志敢於征服大海，又以慈悲情懷勸人勤於耕作。一隻小鳥，卻展示出如此寬闊的胸懷和高尚的情操，這又怎能不令人肅然起敬？

當然，布穀鳥也有被人詬病之處，那就是牠自己不築巢，不孵雛，而是將卵下到其它鳥的巢中，由其它鳥孵化養育後代。按照人類的道德標準，這自然有些不仁不義。然而如同老虎吃羊、老鷹捉小雞一樣，這是天賦的本能，生存的必須，牠本身並無多大過錯。況且，牠對其它鳥兒也是有回報的。科學家研究證明，布穀鳥不但白天啼叫，晚上有時也會重複這叫聲，牠是在充當一個守衛者的角色，讓其它鳥類能夠安全孵卵。因為在寂靜的樹林中，牠的聲音可以傳到數十里之外，這樣可以把周圍的天敵引誘到自己身邊，而讓其它孵卵的鳥類能夠免遭天敵的攻擊。而牠自身的羽毛呈灰褐色，與樹林顏色相近，作為自己的保護色，隱藏在其它鳥巢之外，天敵就很難發現牠。這樣忘我機智的鳥兒保護者，不是很值得人們深愛和尊敬嗎？

由布穀鳥，我又想到其它鳥類，其它野生動物；由個人，又想到群體，想到人類……在歷史的長河中，動物對人類貢獻巨大，然而人類卻常常疏於感恩，甚至忘恩負義，恩將仇報，將牠們趕出家園，對牠們大肆捕殺……因而也遭到大自然的報復，帶來更多的生態災難。因此，如果說人類的生存需要補課的話，那就要好好補上跟動物和諧相處這一課，加強對野生動物的保護。倘能如此，那給我們報喜和造福的，就是百鳥朝鳳，群獸率舞，而不只是布穀鳥那單調的叫聲了。只有到處鶯歌燕舞，才是未來美好世界！

與耐性競賽

湯禎兆 路地觀察

耐性。我們家兩個男孩，無時無刻也在動，若不涉及禮貌或破壞公物，大多讓他們試和玩，總不能要他們違反本性地坐着半天。但有時候真的太吵了，就算不是吵架，玩角色扮演都要大大聲；就算不是打架，也要肢體碰撞喧鬧一番，我們唯有提醒自己要靜心。

近來朋友介紹了一款耳塞，會收細音量，原來有這些東西！豈不是家長的恩物？它原意是收窄聲音的頻率，例如走在街上，聽到吵罵聲、車聲等，很多人都會覺得特別心煩——減聲耳筒對走在街上的人來說很危險，可是這類耳塞不會消減聲音，而是令聲音變得更易接受。

戴上後，對孩子突然的大叫，好像容易接受了。最有趣是我們不能讓孩子知道，否則他們會不斷大叫來衝擊我們，於是太太就試高音一點跟我說話，看有多大分別，結果孩子問什麼事，又開始高音說話，我只能說媽媽試音！

自己找方法減少刺激，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有點多餘，但長時間對着孩子便知道，自己的情緒愈波動，孩子的反應也會愈不穩定。有一陣子我脾氣較大，很快大兒子便會複製我的說話方式，甚至也會惡言相向弟弟。

與孩子相處，要有耐性，要有包容，但絕不是易事，也沒有捷徑。近期和同事談，從前父母多要工作，父母沒耐性的時間很多，但我們不是這樣也捱過來嗎？問題是現在社會都不同了，有同事說仍然會打孩子，因為自己小時候媽媽也會打，這樣才懂學乖。我心想你從前沒有互聯網，現在的孩子5歲已懂什麼叫虐打，還是用耐心耐性吧。

整體社會氣氛已經不同了，父母也要重新學習，不是要嬌縱，而是用冷靜的方法去幫自己和孩子吧！

十幾歲，離開了終南山

趙鵬飛 鵬情萬里

秦可卿出殯，賈寶玉、王熙鳳一行出城送殯。途中，在一農莊短暫停留，以作休息。從沒見過農家耕織器具的寶玉，甚感新奇，忍不住每一樣都摸一摸試一試。當他興致勃勃地準備擺弄炕上的紡車，一個十七八歲的農家女孩，突然衝了出來。你不要弄壞了，我紡給你看。說罷便坐下來，嫻熟地搖動紡車。忽然，旁邊有人喊「二丫頭，快過來。」女孩丟下紡車，急匆匆又跑開了。片刻之後，王熙鳳休憩停當，招呼寶玉起身出發，去追送殯的大隊伍。

馬車啟動，寶玉四下留心，圍觀送別的人群中，並沒有二丫頭。車子走出去不遠，寶玉猛然發現，二丫頭懷裏抱着她的小兄弟，跟幾個女孩子邊說笑邊迎面而來。寶玉恨不得即刻下車跟了她去。不過心下又料定，身邊眾人必定不答應，只得眼巴巴看着二丫頭消失在視野裏。

蔣勳說，《紅樓夢》他看了40多遍，才發現了二丫頭。並感嘆，眾生微塵，未必沒有因果。如果我說，我第一次看就記住了二丫頭，是不是有些過於狂妄？

我相信，人海茫茫中的驚鴻一瞥，更相信天人合一時，不可名狀的親切感。這不是故弄玄虛，是不經意間如願以償偏離了一次規規矩矩的舊軌道。就是這偶然之舉，卻能在心底，永永遠遠壓上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記。

迄今印象仍然深刻的，是在終南山的一次行走。

彼時，不過十來歲，隨家人居住在山下不遠的地方。不用回學校的日子，一班無所畏懼的少年，踩着單車，隨意選擇一道峪口，迎風呼嘯地進了山。適才間，峪口的環山路上還是驕陽勝火，一拐入山道，涼意瞬間襲面。再騎上一小段，背上凝結的汗水，緊貼着汗衫，滲出陣陣寒意。輕車熟路入終南。騎到哪裏需要鎖車徒步，走到哪裏，可以敲開隱者的柴寮討杯水喝，哪個山腰上有八月炸、哪個陽坡上有獼猴桃、有五味子、有板栗、有柿子，無不熟稔。回回進山都乘興而去盡興而歸。唯有一次，山上秋意漸濃，灌木叢葉焦色黃。一行人抄小路，連攀帶爬，上到一處峰頂。遠眺四野，雲輕天高，只覺一股清秋爽朗之氣，蔚然山間。沿着綿延的峰頂，有一條一尺寬的行人蹤跡，依稀可辨。我走在最前面，想去探探這條窄道究竟通往何處。

蜿蜒曲折的峰頂小道，兩邊是高及胸口密不透風的灌木。愈走愈覺得腳下生風，兩肋幾乎要生出一雙翅膀，前路始終不見盡頭。心下忽然一動，決計就這樣走下去，山下的家也可以不用回了，正上的學也可以就此放下，身後同來的小夥伴也不再搭理，就這樣不眠不休地走下去，層巒疊嶂的山間，有溪流有野果子有可以容身的山洞，自我放逐之後的自由，就在眼前。再也不用牽腸掛肚，再也不用學習各種規則……有一個年紀稍大的同伴，似乎察覺到我有些異常，在後面大喊我的名字，我懵然怔住，如泉湧一般的思緒，霎時齊生生就此割斷。停住腳步，四下茫茫，頓失前路。

趕着日落，成群結隊往回走，我回頭望了一眼，身後群峰，正沒入夕陽，一種悵然不可得的情緒就此種下。千年之前，王維或者李白，還有那些各懷心事，在終南山中停留過的人，想必都曾有一瞬，大有此生了了之感。

李白走了終南捷徑，終究還是抵達了他想要的長安仕途。十幾歲，我選擇離開終南山下的家，一路往南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愈往愈南。這些年，愈來愈多的人，與我相向而行，千方百計，千里奔襲，尋尋覓覓，也不過是想在終南山，找一處隱世落腳之地。

人世交錯，眾生芸芸。寶玉偶遇了二丫頭，倉促之間緣現緣散。你我匆匆，又何嘗不是顧此失彼，捨近求遠。